

今日的教育

John Dewey 原著

董時光譯述

商務印書館印行

今日的教育

Jonh Dewey 原著

董時光譯述

商務印館書行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上海初版

⊕ (3629 滬報紙)

金圓

今日的教育一冊

Education To-day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John Dewey

原著者 董時光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印 必 有

朱序

美國杜威博士，無須我特別介紹，想讀者都很熟知。一九一九年他曾遠渡重洋，來到中國講學兩年，對於中國教育的貢獻甚大，當時他提出了民本主義教育的原則，認為教育即是生活，即是生長，學校應該社會化，教育是使社會生活繼續不斷的方法。他這種主張開創了民主主義新教育的前途。

本書根據他的民本主義的哲學，討論教育上各種——學校，課程，方法等——實際問題，尤指出兒童心智的發展特別重要。他認為今日的學校，不是一個孤立的組織，應該是社會機體中的一部份，教育是社會意識與個體活動的調整，是社會進步的基本方法。教師的職責不僅是訓練個人，而是造成適當的社會生活，使社會更清楚其本身的情況和需要，不斷的向前進步。我們從這本書中，可明瞭杜威博士不僅不是一般歐美個人主義的教育學者，確是當代社會化的民主主義的教育大家。此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潮流更加顯得重要。中國不僅需要民主政治，更需要民主的教育，保障民主的勝利，培植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杜威博士的教育思想，在中國今日的教育上，將愈顯得正確和需要。

董時光先生譯成本書，適值中國抗戰勝利將臨民主政治行將實現之際，對於中國教育確是

一個貢獻。希望我們教育界同仁對於本書——杜威博士的教育的思想，加以研究。他山之助，當可使我們的教育向着更正確更光明的方向前進。

朱經農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

原序

有許多人，必須要在一次世界的危機裏才能明白民主社會以及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維持及發展並不是一件容易却是一件很難的事，杜威並不是這樣的人們中間的一個。他差不多在這半個世紀以來都在指示着這種真理。他曾比美國任何其他的思想界領袖更澈底地探尋着民主的問題，並且不倦地，堅持地指出許多應當不斷予以克服的困難——假如我們的民主社會不僅是一個空口的允諾而是一個活潑興旺的「真實」時所碰到的困難。

教育永遠佔據着杜威的民主哲學的中心點。議會制的政府，普遍的自由，以及民權條例中頒佈的自由，便作成了一個民主社會前進中所必需的支架。牠們是必需的，但牠們並非一切。牠們組成了重要的結構，作成了社會政治體的骨架。但是牠們並不是血與肉。血與肉却是態度，是意向和習慣，是信仰和習俗，是思想和實踐的方式——總之，是人類理智的和精神的性質。正如杜威在一八九七年所寫的「教育是社會進化和改造的基本方法。凡是僅依賴法律的強制，或是刑罰的脅迫，或僅靠機械的改變或外表的安排而得的改造是短暫的，無益的」。民主既如杜威所說，是一種生活方式，牠的主要點便是一種社會進化和改造的生活。

近年來，有些教育家在問：學校是否敢於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杜威對於這基本問題的

解答，讀者將在「今日的教育」一書內看到。他的意思是：假如學校不作爲一個活躍份子來參加這建設的話，連最低程度的民主社會秩序也不會建設得穩固的。

假如學校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會在任何時代中僅是一種思考的理論的話，那麼牠現在不再是如此了。集權主義者把學校的主要性解釋得極簡單，連瞎子也都可以看得出。集權主義的獨裁政治將許多種文化制度給破壞了，但是在他們所有承繼來的制度之中，他們從來沒有像對於教育那樣集中所有破壞力的。他們以有系統的和徹底的手段改變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使教員和學生都得不到絲毫的自由。集權主義者甚至連培植個別差異，或用任何方式鼓勵發展獨立精神，以及由於自由心智的運用而產生的性格完整爲目的的教育制度，也不許其存在。獨裁者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他們不將學校徹頭徹尾地改變過使成爲集權政治的支柱和動力的話，他們便不敢建立一個集權的社會秩序。

集權主義的獨裁者完成他們國內變化的迅速有時，而且可以說常常被視爲一種刺激，使民主社會也以一種相似的速度來達成牠自己的任務。但是民主社會如果不想自殺的話，便不能採取集權政治主義的手段，因爲集權主義之所以能如此迅速，都是因爲手段的原故。焚燒書籍、殺戮、流放、和恐嚇學生和教員，這些事情都比較不費多少時間。但要建立一個民主教育的系統却是一件緩慢而艱難的步驟。

在過去四十年中——即「今日的教育」一書所經歷的年代中——我們已經向着發展純正的

美國教育的路上邁了大步。在物質的一方面，在供給「外表安排」的一方面，我們在一世紀餘以前開始了的工作其成績也許已經超出了免費公立學校的先驅者們所敢於夢想的可能程度。但是這並不是說這一方面的工作便是滿意地完成了，而我們的努力就此可告結束了。在美國仍然有若干區域裏，教育的物質條件在質上貧乏得可憐，在量上不足得可嘆。然而人們所贊助的是比較靠稅收來維持的教育的抽象原則更進一步的東西。在合衆國某些州中由幼稚園而至大學的公費學校的存在便是民主社會有供給其青年以教育的義務的強有力而活潑的證明。

在教育的一方面，在改變學校的「內部安排」這一方面，在上述的同一時期裏也有了顯著的進步。教育促進運動的歷史並不是一連串無間斷的成功史。這是一個充滿了失敗和絕望的歷史，這有些是由於牠所不能克服的舊傳統，有些是由於牠所不能預見的抗力，有些是牠本身在理解和實踐上的缺點所造成的。當一切補助都得到了時，當一切能合法地扣減掉的都已從進步教育的賬簿中減除了時，美國的教育仍然還剩得一點盈餘——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且有鼓勵性的盈餘。

約翰 威是教育促進運動中最重要而孤立的力量。以他所發端的各種散見的改良為基礎，又發啓他一種新的學習心理和思想的邏輯，而又以這種綜合的哲學為基礎以使新的教育可能發展和興盛。

杜威教育哲學的基礎便是這樣一個概念：學習為社會之過程。分級學校所代表的傳統教育

以牠的記分，升級，復仇式的體罰種種制度把教育看成一種由上授下的過程。在六十年代有一個美國教育家將基本原則綜述如下：

「教師的權威是絕對的，牠必是命令的，而不是商討和說服的。他的需要和決定，不管是用什麼方式表達出來，不管是請求、命令、或訓令，都必得是無容置辯的。凡是他所決定的，他所宣佈爲法律的，便得不容置疑地，嚴格地被視爲天經地義，而且學生便得立刻和完全視之爲對的，在這一方面，一個教師便等於一個州長。」

當杜威在九十年代中進入教育界時，改進運動便將這種教育的過激「理想」給部分地推翻了。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就說這種「理想」已經從教育家們的心理中完全剷除了或是從學校的實踐上完全遺棄了。

這種教育的權威主義和輸油管理論有着一個很長而複雜的心理上、道德上、社會上、宗教上、以及心智上的歷史。有些人竟上溯其心智的根源於亞歷山德亞（Alexandria）的時代。這理論最重要的觀念便是以爲學生是一個通連管子低端的空器皿，而教員（由樂觀的習慣看來）是通連上端的一隻裝滿了的器皿。教育便是將常識，學問，或「真理」從那裝滿的器皿中傾注入那空的器皿中。從管子中向下傾注並不是完全暢行無阻的。這裏會有許多障礙和阻滯。因爲在那空的器皿中還存在着天性的頑梗特質，對教育的固執抗力，以及性格中先天的或獲得的邪惡。小孩子天生來就是反對教育的。鞭子的教訓便是補救這種人類天性的邪惡的唯一辦法。

這種輸油管的理論之能持續到今日，便證明了牠的源本並非不自然的。成年人是習慣於將自己的意志強加諸別人的對於他們自己的所有和成就有着一種既得的利益，他們以為沒有什麼會比將自己的風格 (way) 永遠不變地保持着更好的事，因此由他們的觀點看來，將教育視為一種灌輸，和權威地授下，並為上代給下代的遺傳的事情應當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這種教育概念是和古代的長子繼承法律一樣的自然而且有着同樣的功效。

傳統教育對於抓住學生的注意力和維持他們的興趣和努力所感到的困難，便是最籠鑿的證據來證明在正生長的小孩們的觀點中，教育確有一種根本不同的意義。從降生以來，一個孩子便表現出他是一個自動的探求的動力，而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他們既是活着的，牛長的生物，他們便和環境交互作用着，自動地領有和主宰牠。小孩子的好奇心是盡人皆知的。好奇心並不是一個藏在什麼生前既有的「自我」中的先天心能。牠是一個有可塑性的生物用以和新環境自由相互作用的行為上的性質。傳統教育不但不培植和利用這種兒童的可塑性 (plasticity)，反而盡量用一些嚴格的倒行習慣去摧殘牠。牠的課程的呆板編制以及獨斷的教學法強迫學生被動地接受所授給他們的並且還得照着原來的樣子接受，傳統教育不但不創造一個教育環境以使兒童的天然傾向在其中得到領導，而不是得到阻梗，得以加強，而不是受到打擊，牠反而築起壁壘來阻擋學習。假如這種仔細的設計是爲了鈍化感覺和抹殺好奇心——天然的外發的 (out-going) 學習能力——的話，那麼傳統教育簡直沒有作過比這更好的工作。

傳統教育的所有智慧可以總結爲牠的兩大意格言：「教育爲生活之準備」便是牠對於教育的內容或課程與學生的關係的概念的總結。「省去鞭子，便毀掉了兒童」，便是牠對於教學法和獲得高貴品性的方法的概念。

在杜威看來，教育並非生活的準備，而就是生活或生長。「教育便是生活的過程，而並非未來生活的準備」。一個正在成長的生命，牠的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需要，性質，和力量。課程的組合及教學的方法必須能配合每一階段以期學習的進程可以滿足其需要，增進其性質，和成熟其力量。「教育必須要在某些形式下執行，這些形式在學童的生活中應當是有價值的」。美滿的生活並不是一個幻象用來作爲學生們在學習時所感到的痛苦艱難的一個遙遠無期的報酬的。美滿生活的各種性質，應該是教育過程中固有的性質。

當社會從一個世紀進到另一個世紀而大體上沒有什麼改變時，「教育即灌輸」的觀念便會有一些實用上的意義。你是可以「準備生活」的，假如在你準備期滿後，「生活」還沒有變的話。教育是否應該作如是解，還是另一個問題，因爲這樣的教育是社會和文化停滯的保證之一。但是，在一個靜止的，分階級的社會裏，傳統的「準備生活」觀念縱然不是一個值得稱羨的，却也是一個實用的教育理想。但是在現代的美國社會裏成年人並不想維持現狀。美國的社會文化都在不住地變遷。杜威在一八九七年寫道：「由於民主和現代工業的來臨，我們不可能確定預言二十年後的文化是什麼樣子，因此也不可能準備兒童去適合某種定型的情況」。當成

年人的社會在迅速改造中時，傳統教育便成了一種耽誤兒童的教育，一種使他們不能適應生活的手段。在一個改變的社會中「準備『兒童』」使其適應未來生活的意思是要使他們管理自己，要訓練他能充分和隨時運用他的能量。

如要將兒童向這一方面訓練，那麼任教育的歷程中，便必得給他的這種自導的性質以充分的機會及材料以使其發展。這並不是放任他，以使他隨自己的心欲去動作。這種「開花」的教育理論，是杜威一直就反對着的。這理論是基於這樣錯誤觀念的：自我是一個原始的實在(ontology)是生而俱有的特性。杜威以爲自我是一個產物，是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和參加社會生活和活動的結果。學校是一種團體生活的方式。兒童之發展爲何種自我，他的性格及心理屬於何種，便得着學校是屬於何種團體，以及這團體所供給生長材料的多少來決定。將學校作成或維持牠爲一個純正的教育環境是需要成年人所有的技術，藝術，和智識的。杜威的教育比傳統教育對於教師的思想和努力要求得更多，並且牠需要精力，有學識、敏感、及心靈受過訓練的教師。

在教育文字中，「實驗」(experimentation)一詞曾是許多爭辯的焦點。如將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理論一一列舉，是要費很多時間的。在杜威的教育哲學裏，「實驗」並不是一個隨便的名詞用以表示某種新奇的，自發的，及任意的對習慣生活的脫離。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嚴正的名詞用來表示如何去「思想」和「作」現代科學所已證實過的高度發展的事物。在科學範圍

中，「實驗」並不是用以反抗舊的習慣俗的，或是反抗已經成熟的智識和技術的盲目反應。牠是一種對舊有事物有創造性的改造方法。每一種科學實驗都依靠和利用舊的經驗以解決新問題，發現新真理。牠絕對不是注意和衝動的行為。每一個實驗都包含對材料的仔細選擇和組織，對於方法與結果間關係的再三熟思，以及用思考控制整個進程。

科學的實驗方法又可昭示社會遺贈與個別差異，個別才能相互增進之道。科學的進步依賴於各個科學家的創造才能，他們的創造能力復又依賴於社會的資產即他們所用的既有科學知識。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中，個體的福利不能由犧牲社會的或全體的科學福利而得到，並且科學社會的福利也不能由犧牲其各份子的福利和個性而得到。二者的福利是不可分的，相互交織着的。在科學領域中，「傳統」與「進步」之間並沒有不可避免的衝突。科學的傳統愈豐富，進步的可能性也愈大。

科學的實驗法，如在實驗室中所進行者，是一種成熟的技術，而為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才感到其需要。然而科學實驗法的一般型式（general pattern）或在實驗程序中所證實的一般方法在杜威看來便可以闡明在任何程度或在生長的任何階段中教育的進行是怎樣的。科學方法並不是一羣受祕傳者們的私有秘密——這是許許多多的人對科學的看法，這種看法是由「魔術家」時代（譯按：科學剛萌發時被人視為魔術）流傳下來的。科學方法是學習的方法，是心智完全獲得解放後學習所保有的方式。

科學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物質文明，但是對於我們的作物質或精神文明却一直很少侵入。在創造和使用科學發明的領域以外的方面，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仍然和科學發明數千年以前一樣。這事實在學校中和在一般人羣中一樣地真實。科學大半是照着教授三種（按即讀、寫、算）一樣的方法教授的。他是加於這三門老課程上的一門新課程。科學的精神價值，牠的心智及道德訓練的價值被忽視了。杜威的教育和社會哲學（這二者是有相互關係的）的主要觀念可以說是有着使科學的精神價值成為吾人文化生活完整的一部目的。如以對人類的價值給科學以一教義的解釋，那便是杜威所說的「被解放了的心智」。

在最近的將來，美國民主似尚不能實現此自由心智的理想，似尚不能於其對事務的支配中達到在科學研討的狹窄領域中已得到的心智的發展。民主如用自由受過訓練的實驗心智的方法研究和解決了其本身的所有問題，牠縱使不能算是完美，但也必是和完美很接近了。然而如果美國民主在建設人類生活中能算是很主要而且永恆的因素的話，那便是因為牠把創造心智社會的目的當作工作理想的，在這社會中每個份子都有創造並領導公眾生活的職份。因此在民主主義裏教育的綜合目的便是要使牠的兒童得到發展而能克盡心智的功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生活着，工作着的自由個體所應有的功能。

四十三年前——當杜威寫作「我的教學信條」時——正是美國大澎湃的前夕。那時縱使不是每個人都感覺到祝福，但至少有一種樂觀的信念和希望的氣息籠罩着整個大陸。在今天對於

最近的展望迥然不同了。沒有人能夠知道或是有把握的預言，我們將進入的未來世界是怎樣的性質。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知道未來的生活並不是被死註定了的，牠不會和我們的努力毫無關係。美國民主主義的將來會依着我們用以研討現在問題的努力和智慧為轉移。「今日的教育」以牠給予美國文化發展的供獻，以牠投予民主社會基本問題的光芒，牠可以無限量地幫助我們將重大的事件（events）照着開通的美國所要走的方向去完成。

Joseph Ratner. 一九四〇年七月於紐約大學

目次

朱序

原序

第一章 我的教學信條……………一

論文一 什麼是教育？……………一

論文二 學校是什麼？……………四

論文三 教育的課程……………七

論文四 方法的性質……………一〇

論文五 學校與社會進化……………一二

第二章 初等教育的偶像……………一五

第三章 人民與學校……………三二

第四章 小學課程中手工科的地位……………四七

第五章 教育的民主主義……………五五

第六章 宗教與學校……………六六

今日的教育

第一章 我的教學信條

論文一 什麼是教育？

我相信：

所有的教育都由於個體參與種族的社會意識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race) 而進行的。這種進行過程幾乎是於降生時即在無意識中開始了的，牠不斷地在創造個體的能力，填充他的意識，形成他的習慣，訓練他的思想，並發展他的感情和情緒。由於這種不知覺的教育，個體便漸漸去分得人類已經收集到的智慧和道德的財富。他變成一個既有文化資本的承繼者。世界上最形式的，最專門的教育也不能離開這普遍的過程。牠對於這種過程最多不過將它依着某種方向去組合及分化罷了。

由兒童所在的社會情境的需要去刺激他的能力而得的才是唯一的真教育。由於這種需要，